

—

神木在陕北，就先从陕北开始谈起吧！

从延安往北，我来过吴堡、绥德、米脂和榆林，再往北才是神木。吴堡是柳青的家乡。绥德是一个很小的山城，老城区在一个小山包上，得爬山爬上去，山顶有博物馆，山下有古墓。米脂也保留有城墙和老城区，还有李自成曾经驻扎过的玉皇庙，其中有高高的供奉玉皇大帝的玉皇阁。在玉皇阁上能俯瞰整个米脂老城的全境。榆林的老城区和镇北台长城我也曾去过，还去过几个陕北有围墙的大院——往往都叫庄园，都是国家的文保单位，多是建造在山坡之上——说山上不准确，应该叫塬上。每一进院子都宽敞齐整，有功名的人家，院门口会竖起一对高高的旗杆，起码有上百年之久。地面是大条石，墙是磨砖对缝，正房基本以窑洞为主，厢房跟北方四合院的厢房一样，只是更加重重叠叠，错落有致。走到上一层的塬上俯视整个庄园，黄澄澄的一片，夕阳下泛着老玉米一样的金黄。它整体的色调是土黄色的，背景是蓝天白云，往远方眺望才有绿树。

陕北有一个让我有感触的细节：在农村，我看到很多瘦小枯干的老太太都是弯腰驼背，牙都快掉没了，其实岁数并不算很大。经过了解，她们种地是在塬上种玉米，收获时要把玉米掰下来装在筐里，猫着腰一点一点地背下来，如此劳作几十年，晚年时多容易驼背。这按医学上讲是缺钙和营养不良，已不是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了。可历来的干旱和贫困，至今还能看到不少这样的驼背老人。

除了乡村，县城和镇子上也有一个现象。街面儿上开的商店以开间来算，一个店铺往往会打通占几个开间，卖服装，开超市，开饭馆等等。大城市里蜜雪冰城一类的奶茶店只占一个开间，是个很小很小的门面。而在陕北不发达的县城和镇子上却反过来，饭馆、服装店之类就占一个开间，奶茶店却一气儿占两到三个，开业时还要张灯结彩，立一个充气的拱门，摆满了绑着绶带的花篮，年轻人在那儿排队买奶茶。甜品饮料的消费比大城市更多，因为更便宜。

之所以要走这一圈，是因为看了一本100多年前的书：《穿越陕甘：1908—1909年克拉克考察队华北行纪》，作者是美国人克拉克，他是这次活动的出资方，也是艺术品收藏家、学者、工程师。他在1908年组织人马走过了陕北，一直走到

兰州。榆林、神木等地在一百多年前就由他拍下了照片，并对地理、风物，包括各种昆虫、植物都有考察和记载。但我始终认为克拉克和斯坦因、斯文·赫等汉学家一样，他们来中国的西部考察，看我们像看非洲原始部落似的。他们始终带着殖民主义色彩来看中国。

二

神木，保存有基本完整的老城区。

神木老城始建于明正统八年（1443），大体呈田字格一样的正方形。在神木老城的正中间，有一座始建于明代，现存为清代的凯歌楼。这是老城仅存的一座三层古楼，因明代战胜了蒙古部落而建，曾供奉有天官、地官和水官。站在凯歌楼上分别向东方、西方望去，能看到神木老城中的东大街的尽头，是神木的东山——九龙山；西大街的尽头，跨过黄河的支流窟野河，是神木的西山——二郎山。这座老城的东、西两处尽头都是山。

老城中东、西、南、北每条大街都有它的作用。西大街灯火辉煌，迎接游客，开了不少饭馆和小吃点，杂碎面、炸蘑菇、羊架子、烧麦、蒸饺、古法酸梅汤……应有尽有；东大街是日常购物，市民生活；南大街最为宽敞，也最为整齐划一，每家店铺的门面都是一样的，像个新建的旅游区；北大街则有不少办红白喜事一条龙的专营店，寿衣花圈，香蜡纸码，一应俱全。还陈列着新打出来的大小棺材，写着“定做延安香柏、四川柏寿木、寿衣、牌楼、彩门”。这让人想起神木老城人有在凯歌楼上贴讣告的风俗。做棺材在过去叫斜木行，是专门的一种手艺，照样是榫卯结构，一般不上钉子，一头大一头小，一头厚一头薄。老北京的地安门外大街，有不少店卖纸码香蜡；东直门内大街的簋街，有不少都是棺材铺，也叫柩厂（因为大运河修理船只的桅杆和做棺材都用杉木，大运河衰落不少修理船只桅杆的柩厂都改为棺材铺了）。它寓意着中国人并不忌讳死亡，过去不少有钱人在中年以后就把棺材早早备下，专门找个小凉房停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每一年棺材都要上一遍漆，漆得油光锃亮。有这种说法：寿材准备得越充分，人越长寿。积极面对死亡，反而就不死了。老北京的这种景致，只能在神木这样的老城中看到了。

正是这些小店、小饭馆、棺材铺，让我意识到神木老城并非一个旅游景点，而是市民过日子的地方。除了主要干道有所修缮以外，剩下老城的腠理，



月光城 散文

神木的日常

侯磊

老城核心的老街巷，仍是寻常百姓家。不少穿校服的学生放学后，仍旧回到老街巷的家中，就像我小时候在胡同里上下学一样。不少院落大门口都有精致的影壁，缠枝莲纹映衬着一朵朵砖雕的斗拱，影壁芯儿上雕刻着麒麟送子或鹤鹿同春。往里探头看看，和院子里的居民聊聊天，能发现这里跟大城市现代化的小区比起来，古朴有余，舒适不足。

这里的老街巷真像北京城南的胡同，也像安阳、扬州等地的老城，那种宽度、色调、气味和人间烟火气的感觉，是一样的。

神木从地势上看最像哪座城市？兴许是延安。

神木和延安一样，都是两山夹一沟，只是神木老城更小，约有一平方公里。东、西山上星罗棋布地布满了寺庙石窟，夜晚远远望去，山上都装饰了白色的小灯，一闪一闪的如同星光。更像延安的地方，是神木在东山上造了一座仿古的麟宝塔，在老城里远远就能看到。

山上可以开车上去。我打车从神木老城绕东山而上，一直绕到山上的麟宝塔和寺庙群前，司机不打表要了我五十块钱。进了麟宝塔，见到菩萨、财神、送子娘娘、弥勒佛、孔子、三清……各位神佛瓷像都被供在了一起，密密麻麻地摆放了一大片。塔内是水泥的，缺少了几分古朴，却十分能登高。麟宝塔一共十三层，每一层都有一种景致，可以望见远处的山景，并能看清整个神木山势的走向和地形；也能看近处寺庙的院落布局，更能完整地眺望整座神木老城，清晰地看到大街上的店铺。

有一条超近的山路，供人顺着山谷而下，很快就下了山。每下几节台阶，都能看到不同的山与寺庙交映的景观，寺庙都在山上各安其位，寺庙的名称都在夜晚闪着灯光。当地的孩子在山脚下玩耍。人可以这么快地进山，又能这么快地下山回城，山与老城成了街坊邻居。

如果在古代，走那么远的山路，只有这座在两山之间把守着交通要道的神木老城，为商队和路人提供亟须的休息场所，足以打尖住店，有兴趣可以上山烧香游览一番，直至天明再次登程。

再次走回到神木老城里，天色已晚，不少店铺都关了。我找到了一家小饭馆，去吃拼三鲜等小吃。拼三鲜是猪肉、羊肉、鸡肉加上粉条一起烹制的汤菜，曾在榆林的机场吃过一次，味道远不如老城中的这家。身边还有几

桌老城人在大声说笑，喝酒猜拳，他们主动找我攀谈起来，问我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对神木老城的印象如何。正好店主人家有自己做的兔肉炖排骨，以很便宜的价格给我盛了一大盘子，并赠送了一大碗粉糊糊，请我尝尝本地特色。粉糊糊味道有些近似于北京的豆汁儿，同样是绿豆发酵，再加入各种酸菜杂粮，在此足以思乡。

就在走到饭馆门口接个电话之际，饭馆里的人跑出来叫我，说蒸饺快凉了，赶紧回去吃。还在交谈中告诉我，从老城打车到麟宝塔，要二十五块就够了，最多不超过三十块，司机找我要了高价。

三

又想到清末民国时外国探险家们对中国的两种态度：一是认为清末的中国独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以外，这个基督教文明以外的地方原始且野蛮，得推翻重来；另一种是认为西方的工业文明破坏了古典的道德和生态，已经不可救药了。中国打开城门还跟大明大清时一样，保持着儒家文明，希望中国永远这般保持下去。

这两种态度不管哪种，都是西方人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讲的。我们能否站在自己文明的角度，或者说超越文明冲突的种种局限，从更新的角度来描写中华大地，这可能是一个更高的愿景吧！

神木老城边上，有跳广场舞的人，有在马路边吃大排档的人，也有大夜里逛孔庙的人。复建的孔庙当作开放式的景观不设大门，除了大殿中供奉的孔夫子及其弟子们以外，在孔庙两边的廊子下，有神木老照片展览，那些老照片做成电子灯箱，并配上文字介绍，非常高清。

老照片中有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革命志士和地方名流，也有20世纪80年代的神木旧景，有昔日的城墙与人、政府欢送新兵入伍、文化站排练节目、新华书店里顾客买书、火电厂篮球队比赛、普通市民全家福……的合影。看那些名流的介绍，并没有多么高级的领导干部，顶多是当到排长、机关办公室主任，更多的建筑已然拆除重建，更多的旧景在风中消逝，更多的人在老照片里没有留下名字。

这是让人最为感动的一点，一代代神木人经历了大风大浪，他们革命一生、奋斗一生，最终回到神木老城或神木乡下的村镇内，成为一位普通的神木老人，回归到神木的日常。